

顧炎武（西元一六二二—一六八二）

蔡保田



明清之際我國學術思想界，治學嚴謹，忠貞耿介，勵節高蹈，堪為各級教師示範者，首推顧亭林先生。先生初名繼紳，後更名絳，明朝亡後，改名炎武（註一）；字忠清，號寧人，自稱圭年，或自署「蔣山傭」，惟學者稱他為亭林先生（註二）。先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（西元一六一三年）五月二十八日生於崑山的花浦村；三歲曾患痘症，右目為眇；七歲就塾，一目十行。十九歲娶太倉王氏；至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（西元一六八二）正月九日，去世於曲沃，享年七十歲（註三）。一生受母教影響最大，十歲前即被授以小學，並及明代政紀諸書，舉凡經史、典制、郡邑、掌故、金石、天文、輿地、儀象、兵農等，無所不通，故有「清代經學之開山祖」的美稱（註四）。

一 未婚守節斷指和藥的嗣母

顧氏的先世住在吳郡（現在的江蘇吳縣一帶），是江東四大姓之一，五代時遷居滁州。南宋時有

名顧慶的，從滁州遷居海門姚劉沙（今崇明縣）。慶的次子伯善又從姚劉沙遷居崑山縣，於是顧氏就定居在崑山縣的花浦村。從伯善傳十一世到顧濟，乃亭林先生的高祖；曾祖章志字子行，號觀海，嘉靖癸丑的進士，做過南京兵部侍郎。本生祖紹芳，字實甫，號學海，是萬曆丁丑年的進士，做過左春坊左贊善。嗣祖紹芾，字德甫，是章志的次子，為太學生。本生父同應，字仲從，官蔭生。嗣父同吉，早亡。嗣母王氏，乃太僕寺少卿王宇的孫女，太學生王述的女兒（註五）。

本來王述的女兒乃崑山儒生顧同吉的未婚妻，但至十八歲時，顧同吉尚未結婚，即行病卒。這時王氏方十七歲，在徵得伊父母同意之後，即前往顧府吊祭。奠畢，即堅決不再返娘家，並謂「聞之禮：信，婦德也。曩已請期，妾身為顧氏人矣，去此安往？」（註六）即行決定與其太姑及姑相依為命，終生不嫁，從一而終。如此未婚即守節的婦德，在我國歷史上尚屬少見。

王氏到顧府後，平日不出大門，數年不回娘家。白天紡績，夜晚看書，每至深夜方才休息，對於史記、通鑑、明朝政紀諸書等，尤感興趣。有一次，其姑生病，晝夜服侍，極為辛勞。姑憐其終日辛勞，實於心不忍，特予慰問並牽其手，王氏不願露指；其姑再三追問，方知伊為姑病曾斷一小指而和藥煮之，遂不勝驚奇與感佩。於是斷指和藥以示孝心的感人實事，不脛而走，在我國歷史上平添一番佳話。崇禎九年，王氏年五十一歲，御史王一鶚奏旌其門曰「貞孝」，相傳迄今。

當清兵南下，先生曾糾合同志起義抗清，不幸失敗。他的母親對他說：「我雖婦人，身受國恩，與國俱亡，義也。汝無為異國臣子，無負世世國恩，無忘先祖遺訓，則吾可瞑目於地下！」於是絕食

十五天而亡，堪稱忠貞烈性的奇女子。

一一 「歸奇顧怪」傳為美談

明末，歸莊與顧亭林，兩人都有很高的才名，而且耿介絕俗，世人有「歸奇顧怪」的說法。

亭林先生有雙瞳子，右目微眇，其貌不揚，狀甚醜，然才氣不凡，生性耿介。先生自幼讀書極為辛勤，然亦與眾不同。例如先生每年常於春夏溫經，屆時即邀聲音宏大者四人，分坐左右，置注疏本於前，先生居中，亦置經本於前，請一人誦讀；遇有字句不清時，即詳加辨問，讀過二十頁再換另一人，四人輪流，週而復始。讀完十三經，再溫三史或南北史。平日不喝酒，偶遇友人飲宴終日，常感不快，並謂「可惜一日虛度矣」。此外，也常喜歡在馬上誦讀諸經注疏，有時且因而不慎墜落坑谷。先生入清不仕，四處遨遊，隨居而安。一生中五謁明孝陵（南京明太祖墓），六謁明思陵（直隸昌平明懷宗墓），可見其故國情深，國族觀念極深，決非一般人所能輕易認識與瞭解者。他尤其對人人應當知恥一事，分析更為深刻，曾謂：「恥之於人大矣，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。所以然者，人之不廉者至於倖禮犯義，其原皆生於無恥也，故士大夫之無恥，是謂國恥。」（註七）

歸莊字玄恭，乃明代大文學家歸震川的曾孫。平素為人豪邁尚氣節，但有怪名，人皆奇之。例如他曾寫一聯於其草堂：「兩口寄安樂之窩，妻太聰明夫太怪；四鄰接幽冥之宅，人何寥落鬼何多！」並常自稱「歸妹」，「歸乎來」，或「普明頭陀」等名。他與亭林先生皆為崑山人，常有交往，聲氣

相投，友誼甚深。從以上簡略的事實來看，嚴格說來，相傳的「歸奇顧怪」，實乃由於偉大的思想家或學者的特立獨行之實際生活，引起了一般人的敬仰，成為美談，更可激勵後世青年的尊敬與懷念。

三 重視科學研究講求實學

亭林先生的學問，博大精深，學有專長，後世尤多稱述其音韻考據學最具權威。由於亭林先生的治學精神謹嚴，取材務求真實，立論力求公正，故在學術研究上能有莫大成就。例如全祖望曾謂：「凡先生之遊，以二馬二騾，載書自隨。所至阨塞，即呼老兵退卒，詢其曲折。或與平日所聞不合，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。或徑行平原大野，無足留意，則於鞅中默誦諸經注疏。偶有遺忘，則於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」（註八）。如此認真求實的精神，與治學嚴謹的態度，和當前所謂「言必有物」的科學研究（Scientific research）極為相近。

亭林先生在親身調查研究，使用調查法（Survey Method）蒐集原始資料，以證明歷史事實方面，亦具成效。他僕僕邊塞二十餘年，多為研究國防地理，以覓復國建國基地，一直不忘光復大漢河山。故嘗「遊覽於山之東西，河之南北」，「數次出國，五謁孝陵，六謁思陵」，最後定居於陝之華陰。先生認為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，雖足不出戶，而能見天下之人，聞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險，不十里之遙，若志在四方，一出關門，亦有建瓴之便」（註九），及「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，畜牧之獲饒于耕耨」，都是經過實際勘查之後，所獲得的具體經驗與論斷。

先生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但處處都富有研究精神，分類錄出，旁推互證，絕不輕意放過。他歡喜金石文字，凡走到名山，巨鎮、祠廟、伽藍的地方，便探尋古碑遺碣，拂拭玩讀，並抄錄大要，以備將來研究時作為原始資料。其重要著作為日知錄、音學、天下郡國利病書、金石文字記、求古錄、石經考、九經誤字、歷代帝王宅京記、五經同異、昌平山水記、京東考古錄、北平古今記等，影響以後學術研究風氣，極為顯著。

四 日知錄為家喻戶曉的名著

在清朝一代，亭林先生的日知錄，堪稱洛陽紙貴、家喻戶曉的名著；除其門人潘耒有日知錄閩中本外，尚有嘉定黃汝成集釋本、廣州本、湖本局本、朝宗書室活字本、及席氏刻集釋本。民國以來更有商務萬有文庫薈要本，乃是將「日知錄」三十二卷與「日知錄之餘」四卷合印而成。版本如此之多，可見世人需要閱讀之殷。日知錄經過亭林先生的多次增改，成為博大精深與包羅萬象的名著。如果要知道過往歷史與經國治世之道，日知錄可以提供很多寶貴的資料；這也正是成為當時世人喜愛閱讀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日知錄本是亭林先生的讀書劄記，然而其中尚包括論說、考據等性質的雜文。此書在其生前已著手編輯，並有鈔本及刻本八卷。由其初刻日知錄自序中，更可知其內容廣泛無所不包，例如：

「某自五十以後，篤志經史。其於音樂，深有所得。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，而別著

日知錄，上篇經術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聞，共三十餘卷。」
其門人潘耒所刻日知錄，計三十二卷，共千餘條，自卷一「三易」起，至卷三十二「雌雄牝牡」止；其中充滿嚴肅的經世之學，也有輕鬆的文藝小品及歷史掌故，堪謂已達博雅與包羅萬象的境界了。

五 安貧樂道與公正嚴明的精神

亭林先生生於明末群雄割據，異族侵略，外患日深的大動亂時代。當時人心墮落，世風日下，學人多尚空疏清談，趨附權門，寡廉鮮恥，追求個人榮利。眼見錦繡河山受異族鐵蹄踐踏，國人屢遭欺凌殺戮，暗無天日，無處伸怨；民族氣節損傷殆盡，傳統文化飽受摧殘。這時，幸賴亭林先生清風亮節，力排眾議，期挽頹風。先生以發揚其嗣母感人教義，與恢復我國禮義之邦為己志，一生不事二姓，篤勤於學，自強不息，老而彌堅。從以下幾段話中，可窺見其斑：

「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何？曰博學於文，曰行己有恥。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，皆學之事也；自子臣弟友，以至出入往來，辭受取與之間，皆有恥之事也。恥之於人大矣，不恥惡衣惡食，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。故曰：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。嗚呼！士而不先言恥，則為無本之人；非好古而多聞，則為空虛之學。以無本之人，而講空虛之學，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，而去之彌遠也。」（註一〇）

先生對進德修業與為學的方法，也提供很多原理與原則。例如：

「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，故為政者玩歲而愒日，則治不成，為學者日邁而月征，則身將老矣。」（註一一）

「人之為學，不日進則日退，獨學無友，則孤陋難成，久處一方，則習染而不自覺，不幸而在窮僻之域，無車馬之資，猶當博學審問，古人與稽，以求其是非之所在，庶幾可得十之五六，若既不出戶，又不讀書，則是面牆之士，雖子羔原憲之賢，終無濟於天下。」（註一二）

亭林先生曾歷覽二十一史，十三朝實錄，天下圖經，前輩文編說部，及公移邸抄之類，凡有關民生利害者，莫不熟讀精研。曾謂「讀書不多，輕言著述，必誤後學。」（註一三）故亭林先生惟恐學不足，辨析名物，必窮究原委，深切不苟。負責任，肯用功。其所以能成一代儒宗，而獲「清代經學之開山祖」的榮譽稱號，就是由於力求實學，言行謹嚴，不附貳臣門下，及不受異族延致的安貧樂道為人師表的精神而然。

附註：

- 一：潘道根著亭林先生年譜。
- 二：蔣伯潛著理學纂要。
- 三：軍毅書著亭林先生年譜。
- 四：見蔣伯潛著經與經學第十八章。
- 五：唐敬杲選注，顧炎武文選注第一——二頁及第四十七頁。
- 六：同上，第五十頁。
- 七：見日知錄廉恥條。
- 八：全祖望著神道表。
- 九：見亭林文集卷二。
- 一〇：見亭林文集卷三。
- 一一：見日知錄卷七。
- 一二：見亭林文集卷四。
- 一三：見亭林餘集與潘次耕札。